

美食

酱

张燕燕



世相

打铁

凌泽泉

宅家的日子,味蕾被各种酱菜救赎。回想起小时候,家里的餐桌一般就是一碗汤一样的酱菜下饭吃,青菜汤泡饭太寡淡,掏一坨酱豆腐最下饭,所以在家乡酱菜也叫下饭菜。

小时候,每家每户家里都有各种坛坛罐罐,里面装着的都是美味的酱菜。长如头发的卷卷腌菜、酸爽的腌萝卜干、脆生生的洋甘露(腌洋葱)、咸鲜味重的酱豆豉……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酱菜一般佐粥而食,餐餐必备,其实它是一个梗,我们贫穷生活的梗,它和粥一样见证着我们当时贫穷的人生。

有一次和一个同学去村子里做杀猪客,腌菜萝卜之外我吃到了另一种美味的下饭菜——腌洋瓜。洋瓜是我们当地的叫法,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——佛手瓜,冬天,在蔬菜物资奇缺的农村,洋瓜是救命菜,生态高产,吃不完的洋瓜,同学的姨妈将它切成粗丝放盐巴辣椒放在玻璃罐里腌制几日,当做腌菜一样用来炒肉,也别有一番风味。

盛产芋花的季节,吃不完,切段晒干,腌;油菜苔高产的时候,为了防止它疯长变老,洗净晾干,揉制,腌……在我的记忆中,只要一多半会吃不完的,都能腌起来,一来怕浪费,二来为平淡的味蕾找点刺激。

大理宾川,有一种独特的韭菜腌菜。彼时,学校外面有一家宾川人开的小吃店,在那里,我第一次吃到一道韭菜腌菜炒肉的美食,只尝一次,便让我流连其味。店主说,韭菜腌菜是宾川特色,把韭菜像青菜叶一样腌制起来,半月后,自然飘出酸香呛鼻的韭菜腌菜的味儿,韭菜腌菜煮鱼味道更是一绝。毕业多年,每次去大理,宾川的同学都要给我一罐韭菜腌菜

带回来,让我慰藉味蕾的思念之苦。

来而不往非礼也。在我居住的小城,有一位制酱达人,她家做的每一种酱都美味下饭。牛肉酱、火辣辣椒酱、香辣椒酱、油淋双椒、蒜蓉小米辣……我也常常选购一些寄给远方的同学,让他们尝尝当地的特色。

制作酱菜的大姐是老公同事的妹妹——香姐。香姐一家非常热情,每次去混饭,大妈临走都要送我们辣椒酱,一来二去,又吃又带总也不好意思,可是大妈觉得我们爱吃就是对她最大的赞赏,直到现在研究了新辣酱也不忘送我们尝鲜。

那天我去时,香姐正在熬制山胡椒(木姜子)牛肉酱,整条巷子都是山胡椒的香味,选用原生态的食材是香姐一直坚守的底线。精选当地放养的小黄牛肉、大蒜、野生小米辣、花椒、来自大山深处的木姜子,就着热油一起入锅,翻炒,吡吡爆香,酱味四溢。

我不嗜辣,也不喜欢吃辣,但他们家的辣椒酱我欲罢不能。辣椒酱选用我们当地野生的小番茄和大蒜、辣椒一起剁碎腌制,这种野生的小番茄当地人称小红果,比市场上的番茄酸,正是这种野果的酸香调制而出的辣椒酱味道杠杠的,烤肉用生菜蘸食、炒海鲜、火锅底料、拌饭拌面条、各种野菜的蘸汁,简直就是百搭酱料。

一种美食的传承与一种美味的开启需要坚守与创新,在默默坚守中不断研发新口味,在不断创新中依然坚守最初的传承。在我看来,老香头酱菜的起源与老干妈一样源于偶然,始于必然,因为美味就是让人趋之若鹜的王道。唯愿这种健康生态的良心作坊为食客们一直坚守初心,与每一位食客惺惺相惜。

一炉吐着红舌的火苗,瞬间烤热了我的目光。

两条赤膊的汉子,抡起大锤交替砸向躺在铁砧上的形红铁件,冷寂的铁锤与炽烈的铁件相遇的刹那,炸雷轰鸣,火花飞溅。

天色微明,安溪街的早集就在铁匠铺里风箱的推拉声中开了张。赶集的人们每每走到铁匠铺前,热火朝天的场面总会黏住他们的目光,拖住他们的脚步。

打铁,是一种古老的锻造术,更是一种力量的彰显。铁匠铺,有着很浓的烟火味,里面摆放的道具极为简单:一座炉灶,一架手拉风箱,一块粗木桩打底的铁砧,两把被砸磨得发亮的大锤,一把大铁夹,还有一方用来给铁件快速降温的水槽。铁匠们愣是凭借这些简易道具,便将小小的铁匠铺演绎成火星纷飞的战场。

拉风箱是打铁的前奏。坐着低矮得近乎挨到地面的木板凳,铁匠一手拉风箱,一手往炉中添炭,加火的过程多像是在奏响一支交响曲啊。风箱节奏鲜明地歌唱着,火势随风势忽大忽小,渐渐地,火苗越蹿越高,越来越长,随即,一块铁件压到了火舌身上,机灵的火舌迅速从紧压的铁件周遭突围,反口咬住铁件不放,自此,四面受敌的铁件开始慢慢沦陷,任由火舌贪婪地舔遍全身。

一切都躲不开铁匠精明的眼睛,待炉中的铁件满脸羞红、通身彤红,铁匠便松开风箱的拉手,提着铁夹伸进炉中,将衔出的铁件一头摁到铁砧上,两把铁锤欢快地蹦起来,上蹿下跳,你来我往,叮叮当当的敲击声瞬间撑破了小小的铁匠铺。

就在铁锤的轮番锻打下,原本透红的铁件渐渐改变了旧有的模样,周身的色泽也趋于暗淡,此时,铁件又被铁夹逮住,重新投入喷舌的火中。如是数次,铁件终于老实下来,摇身变成铁匠心中设想的器物。被锤打成型的铁器,又躺回炉火中。见其火色正好,铁匠便夹起铁器沉入水槽,“啾啦”一声,一股白烟倏然腾起,此谓淬火。将淬过火的铁器丢进炉中烤至一定温度,取出,待其自然冷却,此谓回火。刀具类铁器还有最后一道工序叫开刀口,先将刀刃铲薄,再用磨刀石反复打磨,举起,迎亮光一照,寒光闪闪,至此,一件铁器方算铸成。

问过铁匠,方知,淬火能让铁器硬而不脆,回火是为了增其韧性。

掌控好淬火和回火的火候,是铁匠必备的看家本领。在我的老家,每年开春,赶集人臂挎的竹篮里,往往装满锄头、锹头、镰刀等大小不一的旧铁器,赶去铁匠铺里轧钢蘸火。农事未忙,铁匠铺里却率先感知到了农时。烘炉的火舌整天吞吐着锈钝的铁器,几番锤打后再置火中,见其周身现出樱桃红,铁匠便将其夹出,立马投放到冷水中,有时还需对铁器来一次回火。

打铁是吃得了辛苦的体力活,两条大汉是铁匠铺的主角,两人举着几十斤重的大锤,像是与烧红的铁件有着深仇大恨似的,来回猛砸,决不轻饶。即便是寒冬,他们也穿不上上衣,如雨的汗水里浸着多大的气力啊。

最精彩的要算酷暑,外面热浪滚滚,铺里旺火袭人,光着膀子、穿着大裤衩的两条汉子每抡一锤,汗珠便滚下几长串,咸咸的汗水甚至要淹没他们的双眸,随手扯下肩搭的毛巾,胡乱揩一把脸,他们又抡起大锤,顺便将滴落的汗珠砸个粉碎。

细瞧去,长长的锤柄就是他们延长的手臂,圆滚滚的锤头就是他们握紧的拳头,再坚硬的铁件也能被他们轻易地捏成犁耙锄镐镰的模样。

炉火正旺,两条汉子抡锤的动作只需悄悄定格,就是一幅活生生的劳动者雕像。

打铁是一份充满激情的工作。冷硬的铁件,置于旺盛的炉火之中,被炙烤成彤红的色泽,趁此身躯酥软之际,挥舞大锤轮番砸击,铁件便顺从了人的意愿改变模样。若不趁热打铁,待其冷却后,纵使使出千钧之力,也休想改变其点滴意志。

这正如人,不急不躁是一种风度,但有时候,也需要迸发出一股激情、一股豪气。那些温吞慢性者,那些闲庭信步者,真需去看一看打铁。

在安溪街头,我常常采立在铁匠铺前,看铁匠们挥汗如雨地打铁,看铁器点石成金的淬火,透过一件件业已成型的冰冷铁器,我分明看到了铁锤上下翻飞、铁器“啾啦”淬火时的那股冲天豪情。

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,我们多么需要有这样一种酣畅淋漓的表达啊!

万物

蓝花楹的召唤

旃玲玲

初夏倏忽,盛夏来临。昆明的蓝花楹开得越发绚烂,春城路,北教场,一处赛着一处美丽。之前错过了与同事们一起亲近她并拍照留影的机会,却也并不遗憾,校园里的蓝花楹无论如何都是不会错过的。

每天从她的身旁经过,直逼眼目的美如梦如幻。巧如瓶颈的花型,艳如裙裾的色彩,蓝天下,如泼似洒,欲紫还蓝,浓艳高贵得像一位神秘的来使,缓步轻提,姗姗而至。

其实她还有个更美的名字,叫蓝凤凰。初识蓝凤凰,应该是十多年前了。那次和朋友前往一个小镇,住在一个有宽大院子的酒店。酒店环境很好,素雅清静,花草草也多。闲暇时在院中散步,不可避免地,就被一株粗大的树吸引。

那是一棵开满了蓝紫花朵的树,高大粗壮,足够三人合抱。枝叶四散伸展,缀满奇怪的花束。遮天蔽日,在地上留出一大席绿荫,让出一个绝佳的休憩所在。这样一来,我们恰可于树下驻足惊叹:那么大的树,繁花满树,颜色还那样鲜妍夺目,但又不让人觉出艳俗。花型细长,姿态翩跹,从内到外透着股雍容华贵的气质。微风一来,徐徐飘落,簌簌留声,不一会儿就铺得满地都是。虽飘落于地,花型却丝毫不损,静静地躺着,保持着素有的优雅和静谧。即便萎落,也是一种拂袖的姿态。这情景真让人唏嘘不已。

回去以后,我们相约赋诗写文,纪念这棵美丽而让人刮目的树。文章写了,诗也赋了,而与花树的缘分却并未就此终结。

家乡也有作为行道树的蓝凤凰。当然,随着蓝花楹名号的深入人心,现在我们权且就入乡随俗,叫她一声蓝花楹。她

在春末夏初的时节开放,密密匝匝,花叶交错,在路边招摇。后来也知道那就是记忆里那棵,名字不同,其实是一样的树种。只是因为离家太远,且不成规模气候,便也渐渐淡忘。似乎便要与之绝缘。

前年,我从家乡来到昆明,入职昆一中西山学校。这是一所年轻充满生机的学校。老师们恪尽职守,孩子们青春勃发,同事们和谐友好。初来乍到,总是有些新鲜,有些惊喜。

可一段时间之后,一个人边带娃边工作的艰辛逐步显现。角色的转变让我对新的教学对象和环境感到不适。层出不穷的问题、突然而至的压力常常让人焦头烂额不知所措。每当这时,我就静静漫步于校园,融入到自然中间,平息那些躁动的情绪,抖掉那层无形的压力。

恰值盛夏,校园里柳绿花红,枝叶如披,而最灼人眼球的当属教学楼旁的那一丛丛一簇簇的蓝紫花束!像瀑流倾泻而下,像藤萝绵密的质地,阳光下,闪着光,像星星的眼,流着蜜意的情愫。于是又记起了多年前惊艳了我们眼眸的那一棵。不就是那一棵吗?由粗大的一棵,分化成几棵,一字排开,在远处,或在近前;在遥远的未来,或在及时的当下,等我驻足……

昨夜风大,今早一踏入校门,远远就看到一地的落蕊,缤纷披拂。那夺目的蓝紫盈空而放,硕大的花束结成珠串,如瀑如流,傲立枝头。淡淡的香气随风飘送,仰起头来,使劲去嗅,那空气中温软的味道。却发现她也正在看我,如同耳语:你来了吗?见到我了吗?瞧,我已经等了你,将近一个世纪……

小说

人人都是护花使者

熊蓉蓉

这是发生在一所偏远山区小学的事情。

学校很小,六个年级只有六间教室、六位老师。破旧的教室前面有个被歪脖子柳树环绕的小操场。操场里什么体育器材也没有,孩子们在这里追赶打闹,就是锻炼身体。

下雨天,操场成了烂泥坑。孩子们下课后,就在教室外面狭窄的走廊里挤挤攘攘,窗玻璃不知被打破了多少次,连灰砖墙也被挤得坑坑洼洼,还经常发生打架斗殴事件。这天,校长召集六位老师开会,商谈在缺少经费的前提下,如何保护学生身体和学校财产安全。

张老师说:“只要下雨,就别下课了,把学生都关在教室里学习,他们就不会搞破坏了。”

李老师说:“要严格校规,打破一块玻璃,赔偿200元,打伤一个同学,勒令退学。”

王老师说:“要发动学生家长齐抓共管,让每位家长都来学校签协议,交

押金。一旦学生违规,家长也要担责。”

校长面色凝重地倾听着,未置可否。支教老师辛明说:“堵不如疏,疏不如引。校长,只要您给我六盆易活的花卉……”

于是这天,校园的广播响了:“请各班派班长来校长办公室认领你们的班花:有积极向上、追求光明的太阳花,有持之以恒、美艳常新的月季花,有高洁纯真、优雅坦诚的波斯菊,有谦虚恭谨、温和有礼的君子兰,有清纯可爱、洁白无瑕的百合花,有坚强热情、清新爽朗的朱瑾花……”

六盆花摆放在六间教室外的玻璃窗前,花色明艳,花香袭人,孩子们在花前流连,轻声品评,举止文明,再也没有发生毁坏玻璃和打架斗殴的事件。

校长问辛明:“为啥这六盆花有这样神奇的效果?”辛明说:“爱美之心,人皆有之。在美丽的鲜花面前,人人都是护花使者。”